

## 我不是“中国毕加索”，我是我自己

农民画家熊庆华坚持绘画20多年，走红后仍“只想把每幅画画好”

“有人说让我开公司、开学校，可是我只想每幅画画好，每一幅都有所突破，让自己的画作更有辨识度，我可不想人们一直叫我‘中国毕加索’”

新华社记者罗鑫

湖北仙桃通海口镇永长河村的41岁农民熊庆华怎么也没想到，一个偶然的机缘，自己的画作被“晒”到网上后，受到如潮般热捧。

浮夸的色彩、立体的构图……在许多美术爱好者看来，熊庆华的画与西班牙名画家毕加索有几分相似。于是，“中国毕加索”的外号不胫而走。

“在百度搜索‘中国毕加索’，都是有关我的新闻。大家叫我‘中国毕加索’，我很高兴，可我想做我自己，形成我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。”熊庆华说。

近年来，通过互联网声名鹊起的农民诗人、农民作家、农民画家变得不再鲜见。乡村孕育了他们朴实、执著、勤劳的特质，他们用天赋、才思和笔触描绘乡村、回馈乡村。

熊庆华从小就展现出对绘画的兴趣。看到父亲做木工时雕的花纹图案，他就忍不住把物件拿到手里把玩。上学后对学业功课的兴趣都没有画画浓厚。

中国传统文化为他的绘画之路打下最初的基础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等名著的连环画是他最爱的书，用钢笔描摹书里的人物，乐此不疲。“熊庆华说。”后来不局限于描摹，开始学习中国画，北宋画家范宽成为我崇拜的对象。”

上初中后，为了画画熊庆华常常旷课，成绩每况愈下，于是在初三那年辍学回家。“本想读书考大学的梦想破灭，当画家的目标更加清晰。别人上学，有老师教功课，我给自己布置功课。与绘画有关的我都一一尝试和学习，每天反反复复，不嫌枯燥。”



▲熊庆华和他最近完成的作品《潜水者》。

新华社记者罗鑫摄

“不承想，这一画，就是20多年。周围不少乡亲外出打工，赚了钱买了车，日子过得更好了，但熊庆华不为所动。“当时画画被看作是不务正业的事情，可我明白我在坚持什么。”

直到有一天，熊庆华接触到油画，这为他打开了一片新天地。“毕加索的抽象立体主义让我着迷，从早到晚就想着怎么把平面的图案变立体，形成抽象的组合。”

熟悉的乡村生活和快乐的童年记忆成为熊庆华创作的源泉。当过放牛娃的他，牛成为他画作里频频出现的元素，儿时游戏的场景也常常成为他画作的主题。

“也想过在城市里谋生，却发现那里不

适合自己，去了城市就没了灵感。画的城市在很多人眼里还都是乡村的影子。”熊庆华说。

35岁以前，画了上万幅画，无人问津。偶然一天，在沿海工作、久未谋面的初中同学来访，发现熊庆华陋室里的画让整个家蓬荜生辉。于是拍了几张照片放在互联网上。

“我本来不抱希望，没想到几个月后，我的画火了！”熊庆华回忆起来，眼睛里依然闪烁着喜悦的光芒。“我卖出的第一批画共5幅，是上海一位设计师下的单。”

慢慢地，熊庆华的每幅画从起初的1000元涨到6.5万元。他2015年签约了北京一家画廊，目前已卖出200多幅画作，有的收藏

者甚至来自大洋彼岸。他还在北京798等地开办了画廊。

小时候爱在土堆上搭建城堡、涂鸦的穷小子，如今富裕了，自己设计搭建了一个真正的“城堡”——欧式风格的画室。大大的落地窗，窗外池塘围绕，荷叶田田、流水潺潺。熊庆华画画之余购置单反相机，学习拍摄画作，今年还玩起了无人机。

尽管如此，熊庆华现在依然保持每天作画的习惯，有时为了不打断思路，中午就啃几口馒头。“有人说让我开公司、开学校，可是我只想每幅画画好，每一幅都有所突破，让自己的画作更有辨识度，我可不想人们一直叫我‘中国毕加索’。”

新华社武汉电

## 写在25本献血证里的爱

“熊猫血”夫妇15年献血超1万毫升，献血助人已成家风

“献血成了我们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。”为了随时处在最好的献血状态，夫妻俩多年健康饮食并健身锻炼。这些年，他们的手机都没换过号码，就是怕别人着急要血时找不到他俩

新华社记者张佚琦、于力、徐祥达



▲夫妻俩向儿子讲述每一本献血证背后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徐祥达摄

人生仪式。2002年10月8日，这对恋人走进婚姻殿堂。登记结婚当天，小两口特意去献血，用这种方式作为结婚的特别纪念。回家时他们兜里不仅有结婚证，还多了两本献血证。

2003年方东锋陪妻子逛街，看到百货大楼门口有辆采血车，两人不约而同地走了过去。验血后医生的一句话让两人惊呆了：夫妻俩都是稀有血型，朱利的血型是RH阴性B型，方东锋的血型是RH阴性AB型，更是“熊猫血”中的“熊猫血”！

“也许这就是缘分，两口子都是稀有血型，这概率有多低？”方东锋说，“心里更多了一份责任感：我俩身上流淌的是稀有血液，关键时刻可以挽救别人生命！”2003年7月，方东锋动员朱利一起加入稀有血型无偿献血志愿者队伍，并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。为了在沈阳献血也能留下自己“熊猫血”的底，夫妻俩还专程从抚顺赶到沈阳献了一次血，并留下联系电话。这些年，他们的手机都没换过号码，就是怕别人着急要血时找不到他俩。

### 献血是这个家的生活方式

2007年，两人爱情的结晶诞生。前不久验血得知，今年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也是“熊猫血”，和爸爸一样，是RH阴性AB血型。

“我儿子爱踢足球，现在是辽宁省一支知名少年足球队的后卫呢！”方东锋笑着说，“我们是真正的‘熊猫血’家庭。”

2016年妻子朱利又生下女儿。“刚生下女儿那会儿，我一度体重增加到130斤。”朱利笑了笑。但很快，她开始严格控制饮食，只用了3个月，朱利就整整瘦了30斤！

“减肥并不是单纯为了美。”朱利说，献血对献血人的身体指标有着严格的要求，血糖、血脂不能高，血压不能高，转氨酶等一系列指标都要正常，不然血液就会被“拒收”。为了能及时回到献血者的队伍，朱利才下了减肥的决心。

这个家庭严格自律的生活方式，已延续了多年，这种坚持，还要从当年的一件事说起。

2007年，朱利接到沈阳打来的用血电话，一名重症患者需要RH阴性B型血，她急匆匆赶到沈阳，结果检验时不合格，没能献成。“因为那段时间生病，身体不好，验血没合格，当时心里特别难受。”朱利说。

这件事对夫妻俩触动很大。两人一合计，制定了日常饮食和健身计划。“从那以后，我就很少喝酒了，以前最爱吃的肉汤泡饭，也很久没吃过了。”方东锋笑着说。

为了能随时为危急患者献血，方东锋、朱利夫妇坚持锻炼，坚持清淡饮食。已接近40

岁的夫妻俩，现在都还保持着很好的身材。“献血成了我们这个家庭的生活方式。”方东锋说，由于血站一般储备的RH阴性血资源很少，大多时候是需要就随时联系他们，为了让自己随时处在最好的状态，夫妻俩这么一坚持，就是好多年。

### “熊猫血”家庭永远的承诺——继续献血

“小方是个热心肠的人。”方东锋所在单位——抚顺市妇联的杨晓琳主席说，“自打知道方东锋献血的事迹之后，我们对他就有了很多‘特殊照顾’”。

一次杨晓琳去清原县调研，方东锋开车到半路突然接到求助电话，“杨主席听到了立刻叫我停车，下车后对我说你快开车去吧，我们怎么去自己能解决。”方东锋驾车返回抚顺，到血站献了400毫升血。方东锋说，单位领导、同事的理解和支持让自己非常感动。

2016年9月，方东锋家庭被抚顺市妇联推荐入选全国首届文明家庭。经过层层选拔和推荐，2016年12月12日，方东锋家庭和其他299个家庭一起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表彰，并受到领导同志的接见。

“能被表彰我心情无比激动，这是对我们两口子十几年坚持的最好奖励！”方东锋说，“我来自雷锋的第二故乡抚顺，雷锋精神已经深深渗入我们的骨子里，我们会继续献血，继续帮助需要的人，这是我这个‘熊猫血’家庭永远的承诺！”

“这是爸爸和妈妈在沈阳献血时的献血证，这是我和你妈妈刚认识时的第一本献血证……”在摊开满桌的25本献血证前，方东锋捧着儿子，给他讲每一本献血证背后的故事。“你以后也要像爸爸妈妈一样，做一个热心帮助别人的人。”方东锋嘱咐儿子。

如今，这对幸福的夫妇对义务献血有了更大的热忱，“自己一个人献10次血，不如大家一起献一次血”，妻子朱利联系其他“熊猫血”献血者，建起了一个微信群，大家在群里互通有无，“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”，并在群里传授一些“熊猫血”妈妈妊娠方面的知识。而方东锋对自己的要求则更严格了，“我是受过表彰的人，要用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，更加热心地帮助有需要的人。”方东锋说。

“献血，乐于助人、与人为乐，已经成为了我们家的家风。”方东锋说，“这个家风要作为传家宝，世世代代传承下去。”

新华社沈阳9月10日电

张路认为，中国足球过去毁于功利，毁于忽悠，毁于失去民心。中国足球的希望在于校园足球，要坚决摒弃功利主义，也不要讲那些大道理。我们大人只需要为孩子做一件实事：让他们踢球

新华社记者马邦杰

中国男足5日在多哈带着一场胜利倒下，再次冲击世界杯失利。每次失败过程虽有不同，主题却只有一个：遗憾。

江流石不转，遗恨失吞吴。中国男足这次冲击世界杯之败败得心有不甘，句号画得有些悲壮。但悲壮并不等于未来马上强大。未来会怎样？

1990年，北京体育科学研究所撰写了一份名为《全国少年儿童足球训练与竞赛体制改革的研究》的调研报告。调研结果发现当时中国足球人口只有一万人，这让报告的负责人大吃一惊。

他是张路，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，父母都是北大毕业生。他上过业余体校，下乡插过队，踢过专业足球，上过大学，进过研究所，解说过欧洲职业足球，当过职业俱乐部总经理，在中国足协以及亚足联任过职，足球人生可谓丰富，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种知识分子所独有的那种情怀。他不愿在足球圈子内浑噩沉沦，一直痛心疾首，一直苦心无奈，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一直到今天。

2015年12月，在武汉举行的一次校园足球老师培训活动中，大家谈到了里皮可能出任中国男足主帅的可能。当时应邀参会的张路说：“中国足球即使请来瓜迪奥拉或者穆里尼奥，也不可能妙手回春。”

中国足球还在为过去的谬误还债，并且还要继续偿还一段时间。

张路对中国男足未来的预测有些黯淡。在他看来，当里皮带着世界杯冠军、欧冠冠军、亚冠冠军、意甲冠军和中超冠军这些闪亮的头衔拿起中国男足教鞭并融入其中，他必将要面对过去中国足球的传统扔给他的难堪重负。他必须要带着这些包袱来书写中国足球的未来，短期内也很难妙笔生花。

张路认为，中国男足冲击世界杯失利，不是里皮的错，更不是球员的错。错在“我们”！

“我们曾经两次亲手把中国足球毁掉，每次都是三年。”张路说，一次是1986-1989年，另一次是1997-2000年。

他在很多场合公开痛惜中国足球被毁掉的这两段黄金岁月。上个月底在山东荣成，面对当地180多名中小学体育老师的殷切目光，他再次讲到了自己亲历的那些不堪回首的故事。

他说，中国足球过去毁于功利，毁于忽悠，毁于失去民心。荣成市教育局总督查刘志刚听后深有感触。他说：“张指导啊，您说的正是我们这里所发生的。过去我们这里有不少孩子踢球，后来家长都不让孩子踢了。”

据刘志刚介绍，中国足协启动后，荣成校园足球重新起步，投资上亿人民币，决心和动作力度都很大。但他们很快就陷入了困惑：校园足球到底该怎么具体发展呢？为此，他们请来了张路为他们答疑解惑并提出具体发展路子。他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。

张路在现场展示了一本书：《国际足联草根足球培训手册》。他说，他的很多理论是借鉴于这本著作。“我认为这是最权威的指导教材。现在国内有很多校园足球的教材，我觉得大家把这本研究透就够了。”

这本书由中国足协翻译，2010年9月出版。其中引用了一段卢梭的话：“儿童在成人之前就是儿童，这是自然规律。如果我们想改变这一自然法则，那么他们将过早地步入成年，但既没有实质，也没有实力。”

张路认为，中国足球的希望在于校园足球，要坚决摒弃功利主义，也不要讲那些大道理。我们大人只需要为孩子做一件实事：让他们踢球。

让孩子们踢球，看似简单，做到却殊为不易。因为很多人都会在内心问一句：我这样做能得到什么？

十年前，陕西省志丹县的丁常保也曾这样问过张路。张路回答：“当你七老八十的时候，走在志丹县的大街上，不时有人见了你，对你鞠躬，说‘丁老师，当年是您带着我们踢球，我们才有今天的成就。谢谢您！这就是你能得到的。”

张路说，丁常保在志丹县努力工作了10年，如今已有所成就。现在那里有5000个孩子踢球，占学生总数的30%。中国不仅需要5万所足球特色学校，更需要更多的丁常保。

丁常保的故事让不少荣成校长、老师和教育官员感慨不已。在当地一所小学内，荣成教育局党委委员刘志刚陪着张路观看孩子踢球，显得有所触动。“张路的讲座让我们茅塞顿开，如果将来我们的学生能对我们发自内心地说一声谢谢，我们就满足了。”

中国足球改革发展计划的启动，让张路对中国足球的未来又充满了信心。他说：“我们领导人高瞻远瞩，看得很明白，给我们指明了道路——校园足球是育人工具，就是要搞普及。中国如果有500万孩子踢球，不成为足球强国都难。”张路已经退休数年，但他一直没闲着。从去年至今他到过京津冀很多区县，去那里普及足球基本理念和知识。据“烛光行动”校园足球支教计划的组织者郑东兴介绍，由于经费受限，他们每次都是早出晚归，避免在外地过夜。张路分文不取。

这次赶来荣成讲课之际，张路和郑东兴又启动了“环渤海校园足球烛光行动”。他们只要求当地提供基本的食宿，其他条件不谈。

“我们当年亲手把中国足球毁掉了，我想趁还能做事，多为孩子、多为中国足球做点事。这是我个人的救赎。”张路说。

荣成有个著名的景点：天尽头。讲座结束后，66岁的张路来到这里。站在海边礁岩之上，面对茫茫水色，张路说：“这么多年了，中国足球的磨难也该到头了。”

为了中国足球，一个人的苦心救赎

新华社北京电